

# 飛虎丹天

黃金小鎮黃金心

黃文海／著



## 一、二年級開學

開學前一天，同學們都已返校報到。

一大和同學們成了雲霧中學二年級的學生，學號的第一個數字改爲「2」，制服、運動服……等，以及被服上的學號也一樣，都由何婆婆修改好了。

在資訊室電腦收信，一大收到一實體信，是一個小盒。打開看是一付黑框眼鏡，沒有寄信人，附的一張小紙條上印了一小拇指印。

一大將小紙條收入口袋，戴上眼鏡，上下左右看了看，眼鏡沒有度數，沒看出有什麼不同或特殊之處，便收好放入了書包。

晚飯前，一大獨自一人在操場練著用手走路，走完後一身大汗，但值得安慰，手沒像第一次練時那麼抖了。

晚飯後，收到新課表，內容和一年級的課表大同小異，但在備註欄增加了一點注意事項：

上午 7:20～8:20

原禪房打坐時間，更改為半小時禪房打坐，半小時禪房外動功。

上課頭一天，打坐半小時完後，張龍老師帶同學們到禪房外的空地教些基本拳腳功夫，其中包括了腳側踢，手側劈，外加倒立行走等等。

一大滿興奮，他練起來得心應手，看著同學們練得東倒西歪，倒立不穩，暗自慶幸爺爺和師父對他練功的嚴格要求。

練完功，土也、阿萬、曉玄、小宇走近一大，一臉懷疑。

「難道說你事先看過新課表，尤其是倒立行走，唉喲，天，真痛苦！」小宇盯看一大。

「對呀，一……大，你早……說，我……就不……放……棄了嘛。」阿萬撫著痛手。

「還好，哈，我比阿萬練得多一點。」土也笑笑。

「其實張老師很客氣了，一大那個倒立行走可是要環繞小島或操場，那我可就真做不到了。」曉玄說。

「張老師今天第一天教的只是初步的，真要練好，還是得靠自己多努力才行，呵，別忘了，倒立行走可是連烏龜水水都會的哦！」一大說了烏龜都會，四位好同學再也無話可說。

「羊皮」被梅老師刻意安排坐在一大和土也中間。班上只一大、土也、阿萬、曉玄知道羊皮的事。其他同學只當那位子是空位，也沒人多問。

小虎有時會來跟一大說：

「羊皮感謝有你的照顧。」

「羊皮感動在流淚。」

「羊皮羨慕你們嘻嘻哈哈、打打鬧鬧。」

曉玄比較細心，會在下課後將上課的內容概要寫在紙上，放在羊皮的桌上讓他複習。

一大、土也、阿萬、曉玄會討論怎麼幫羊皮，希望至少讓他好過一點。但，似乎能幫的有限，曉玄說，「人鬼殊途，想幫都難。」

下午，一大穿上黑羽衣，去圖書館地下送《心經》給鬼王，順便找羊皮說說話，也送了他一篇《心經》。

羊皮很是開心，還拜託一大教他念《心經》。羊皮有很多字不認得，一大就另外寫了張字條把那些字標上注音。

「我如果早點認識你就好了，也不會落到當鬼的地步，還一堆字不認識，唉！」羊皮幽幽地說。

「我？」一大心中複雜，不知該說什麼好，「現在認識啦，也好，也好。」

一大要走，看眼前這面容蒼白的男孩顯露出難過、不捨、哀怨的表情。

「呵，羊皮，反正同班上課，以後早不見午也見，開心一點，我會盡可能幫你，別難過，別難過。」脫了黑羽衣，一大轉身離去，只覺腳步沉重。

晚飯前，一大照樣獨自一人在操場練習用手走路，晚飯後，再跟叢爺爺練手刀、腳刀功夫。

「跟盧鼎學手掌功夫是你的運氣福氣，好好學，別辜負了他老人家的用意。」叢爺爺突然說出一句話。

「盧鼎？哦，師父是說盧爺爺，孫徒我每天都有努力練。」

「好！還有，你口袋沒事放個金龜子幹嘛？」

「喔，金龜子？師父，就這個金幣。」一大拿出金幣，兩面翻轉給叢爺爺看，並把故事經過大概說了，「我拿給我爺爺看過，他沒說什麼。」

「你爺爺沒說什麼？呵，也是，光靠個小指印找人，不容易，你收好。」

「還有，師父我是去過楓露中學，為避免有人認出我，借用過你的黑羽毛衣，還教訓了一幫想傷害你的壞蛋。」

「喔，是，謝謝師父。」

腦袋瓜在想什麼，叢爺爺全知道。

隔天早上，第一堂是井欣美老師的語文文學課，井老師在白板上寫了一個作文題目「暑假」，要同學在一個鐘頭內寫出一篇作文，長短不拘。

一大寫下「暑假時，我一個人住在水潭中的小島當島主，和烏龜去大海玩，和同學們在水潭游泳……」

之後，便寫不下去，抬起頭四下張望。看同學們全低頭伏案在寫著，頗覺無聊。

翻翻書包，看到眼鏡盒，便悄悄取出那付眼鏡戴上，伏低腦袋，左看右看，看向教室門口，「哇呀！」大吃一驚，暗叫了一聲，立刻轉頭向右，「哇呀！」又大吃一驚。

「羊皮，你在幹嘛？」一大低聲叫。

「咦，你沒穿黑羽衣也看到我？」羊皮抬起頭，面露驚訝之色。

「我戴了這眼鏡，就看到你了，但，是黑白的。」

「這樣喔，我剛才在練兵操，撒豆成兵。」

「撒豆成兵？」

「對，從小就有接觸。」

「哦，那我問你，左右護法幹嘛撐著大黑傘站在門口那？」

「他們接送我上下學，撐黑傘是因我不能晒太阳。」

「你臭小子，又當起大哥啦？還帶保鏢？」

「沒有啦，是因為你跟鬼王的關係好，他們才……」

「叫他們別再跟了，你自己可以用姑婆芋葉子遮一下，從圖書館地下走到這教室，只有阿萬那胖子才會被太陽晒到。」

「好，我會跟他們說，叫他們別再跟了。」

兩人交頭接耳聊著，直到下課鐘響，一大發現課桌上竟有一張紙條，一看，差點昏倒：

「席復天，你上課時一直和羊立農聊天，下次再犯，兩人一起去罰跪。井老師。」

「井老師？她什麼時候放的？」看井老師正走出教室門口並和兩護法講話，兩護法隨之消失了。

「媽呀！羊皮，井老師叫護法走了！」

「啊？」羊皮搞不清楚怎麼回事，只喃喃跟說，「井老師叫護法走了。」

「你戴了付什麼眼鏡啊？上課時就看你一直往右靠，是在和羊皮聊天哦？」土也走來問一大。

「來，你戴上。」一大把眼鏡交給土也，「你四面看看。」

土也戴上，表情緊張兮兮，「咦，你右邊那面白白人瘦瘦的，就是羊皮？」

「哈，你也看得到，對，他就是羊皮。」

「哇，真是太玄了。」

「你可以和他說話。」

「我……？」

阿萬、曉玄走來，阿萬先接過眼鏡戴上，「啊，羊皮……長這樣子？營……養不……良，太……瘦了。」吐了吐舌。

再換曉玄戴上，曉玄趨前，「羊皮，你好，我是方曉玄，以後課業上有什麼不明白的，可以問我。」

「謝謝妳。」羊皮回答。

「井老師看得到羊皮，還說我如果上課時再和羊皮聊天，就要我們兩個一起去罰跪。」一大說。

「你上課時幹嘛找羊皮聊天，你愛跪就一人去跪，別害羊皮。」曉玄怪一大。

「哈哈……」土也、阿萬哈哈大笑。

一大悻悻然，笑不出來。

午睡後，一大揹了書包帶了麥片到處走逛，隨手拿出眼鏡戴上，才看了麥片一眼，就見麥片朝他汪汪大叫，一大給嚇得倒退了兩步，「麥片，你幹嘛對我叫？」

「汪汪……」麥片不但繼續叫，還擺出攻擊姿勢。

「麥片，站住，你幹嘛？」一大摘下眼鏡。

麥片停止叫，搖著尾巴嗯嗯，「二大哥，汪，是貓咪眼鏡。」

「什麼貓咪眼鏡？」

「你眼鏡戴上後，眼睛像貓咪。」

「啊？」一大仔細查看眼鏡，看了半天也沒看出什麼異狀。

「找蚯蚓去，麥片，走。」

一大想，眼鏡可能有什麼神奇之處，找蚯蚓問就八成能知道答案，又把眼鏡戴了上。跑到蚯蚓樹洞前，一大先仰頭向樹爺爺問好，「樹爺爺，您好。」

「呵呵，是一大小朋友，你好。」

「嘶嘶——」一大聽到蚯蚓憤怒的嘶叫聲，還沒來得及想，就被一快如閃電的影子撞倒在地。

「哇呀，蚯蚓，誰惹你了，生那麼大氣？」一大把眼鏡摘下。

「啊？一大哥，怎麼是你？」蚯蚓盤起身，嘶嘶叫道。

「蚯蚓啊，被你一撞，變小二了，還一大？」

「哎喲，真是一大哥，對不起，你幹嘛扮貓啊？」

「哦？」一大站起，「蚯蚓，我來就是想問你，這眼鏡是不是有什麼神奇之處？」

「是這麼回事呵，你可知道，蛇跟貓是世仇啊！看到貓，我當然要先下手為強啦！」

「嘿，看來，狗跟貓也是世仇，麥片看我戴上了這眼鏡，不但狂叫還要攻擊我！」

「讓我看看，你哪搞來這付貓眼鏡的？」

「我收到了一個盒子，盒子裡就只有這眼鏡，不知寄件人是誰，也不知有什麼特別，我只知戴上這眼鏡，我得到我陰間的同學。」

「哦？」蚯蚓靠近仔細看那眼鏡，「嗯，這付眼鏡，你戴上後，就像隻貓，身上還有貓味。太陽光下，你的眼睛會變成一條細線，到了晚上或黑暗之中，會變成又大又圓，就算你眼前有人或物快速移動，你也會看得很清楚。除此，你還看得到陰間的人或物，以及黑暗中的一動一靜。」

「真的？哈，有趣，有趣。」想了想，「嘿，不知道烏鴉跟貓……是不是世仇？」

「哇哈，你想逗呱呱？」

「一猜就中，呵，哪天呱呱載我飛上天，我在牠背上偷偷戴上這眼鏡……」

「哎喲，你要害呱呱再夏眠三個月哦？」

「哈哈……」

送了蚯蚓幾篇《心經》後，一大離去。晚飯前獨自在操場練習用雙手走路，戴上了眼鏡倒立行走，麥片在不遠處巡著。

忽然聽見麥片嗯嗯唔汪，一大正倒立著，四下看去，「咻」一支東西飛快射來，一大即時歪了一下身體，沒射到。

再看，一個黑影逼近。一大隨即直立身子，手腳探防衛姿態，那是一個人形影子，但，是黑白的，「碰到鬼了？」一大心中嘀咕，「他用魚槍鏢射我！」

又「咻」一支魚槍鏢射來，一大看得很清楚，猛一側身，魚槍鏢擦身而過。

那人影衝向一大，「斷鼻？」一大看清楚了來人，大叫一聲。

交手幾回，打又打不著那斷鼻鬼，一大伸手拿起放在地上的書包，摸出手電筒，正要用小拇指按鈕，那影子忽地消失了！

一大愣在原地半晌，確定斷鼻鬼真不見了，才叫，「麥片，幫我找找魚槍鏢，應該有兩支。」

一人一狗找了許久，沒找到，「啊，難道說那兩支……是『鬼』魚槍鏢？」一大懷疑，「要是被射到，人會不會受傷或死掉？」

一大揩回書包，慢慢走向餐廳，「這貓眼鏡真是個寶，看那鬼魚槍鏢飛來，我不但能看得清，還能躲得開！那斷鼻都成鬼了，還不忘找我麻煩，真是一個十足的『討厭鬼』！」

吃完飯，回寢室。土也、阿萬閒著無聊，向一大借了貓眼鏡，說要去樹林中夜遊，看能不能交到「陰間朋友」，嘻嘻哈哈走了。

一大看到書桌上的兩個玻璃奶瓶，看著瓶底的大飛飛，思念起飛飛。想了想便伏案抄寫《心經》，心情慢慢平靜了。

土也、阿萬晚點名前累呼呼回來，洗了澡便睡去了。

燈熄後，一大睡不著，便拿出大飛飛，按亮閃光，放回瓶裡，心想，也許可看到什麼未來的事。看著看著，沒事發生，便按熄閃燈睡了去。